

# 從三岸互動， 到和平競爭與合作

金於基

今年是1990年，再過十年，我們就將走過二十世紀，躍進二十一世紀。除非我們不敢前瞻，不然，我們不能不作回顧。我不信歷史有命定的法則，但二十一世紀總是在二十世紀的成就、失敗與種種問題上往前發展的。誠然，長遠地講，我相信人類歷史的總體是發展的。

二十世紀很難由任何一個正面或負面的概念來涵括，這是因為它存在着尖銳的對立和相反的現象。百年來，一方面，人類在物質與精神上有着空前的進步，另一方面，卻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人為災難。殖民主義是崩解了，但在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名義上的解放運動，卻又帶來新的桎梏；人類成功地進入了太空，但也製造了自我毀滅的核子危機。一方面，科技、經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，而另一方面，世界有近半的人陷於貧窮，甚或飢餓之中。人類第一次產生了「地球意識」，而世界卻仍為意理、種族、階級、宗教分割成一塊塊。同在這個「地球村」上的百餘個國族，有的處於前工業期，有的處於工業期，有的則已向「後工業期」邁進。從世界發展的基線看，二十世紀仍然沿着啟蒙以來的現代化運動，由歐洲而美洲而擴向全球。

今天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外於這個運動，否則難逃落伍與衰亡的命運。無疑的，由科技為主導的現代化運動將繼續是二十一世紀的主流，然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環保亦將越來越成為現代化中不可分割的價值目標。我不敢說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或衝突會比二十世紀少，不過，近十年來，中蘇兩大國的變革，1989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解，東西二極化與冷戰的消解，以



及對話取代對抗的大趨勢，顯然是二十世紀贈給二十一世紀最好的遺產。

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我不由得不去思考中國的前景。十九世紀中葉以還，天朝崩墜，中國從「天下」中心淪為萬國之一國，且處於西方中心霸權的邊陲。二十世紀中國開始了追求富強的摸索，辛亥革命，建立共和，但並未出現民主。社會主義一度使中國人站起來，滿足了國人從「邊陲」回奔「中心」的願望，但列寧式或毛式社會主義卻使中國在閉關自大中陷於落伍。1978年「四個現代化」的「新長征」，使中國出現新機，但「六四」的悲劇不只使開放改革遭到挫折，且暴露了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缺少制衡與更新機制。鑒往瞻來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無法不從威權主義中蛻出，應該有機會並應自覺地走一條「民主社會主義」的道路。在現代化與中華文化的大流中，大陸、台灣與香港將通過良性的互動，由和平競爭到和平合作，從而有出現一個中華經濟共同體的可能。在二十一世紀，我們切望看到一個聯邦式的新中國。一個和平與現代化的中國是「後冷戰時期」新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。

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

## 多元開放的啓蒙教育 與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

傅偉勳

中國文化在1990年的今天，正面臨着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機與重大考驗。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的何適何從，同樣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始終徘徊在東西文化交叉的十字路口惶惑掙扎，乃是不爭的事實。自從張之洞高唱「中體西用」論調以來，這一百年之間我們環繞着「體用」問題提出過多少次主張（包括李澤厚教授的「西體中用」論與我的「中國本位的中西互為體用」論）？辯論過多少次？得到